

现代汉语虚词研究

对外汉语教学

XIANDAI HANYU XUCI YANJIU YU

DUIWAI HANYU JIAOXUE

第四辑 齐沪扬 主编



学林出版社

上海市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基地编号：SJ0705

第四辑

现代汉语虚词研究 对外汉语教学

XIANDAI HANYU XUCI YANJIU YU DUIWAI HANYU JIAOXUE

主 编 齐沪扬

副主编 陈昌来 吴为善 张谊生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汉语虚词研究与对外汉语教学. 第4辑 / 齐沪扬

主编.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12. 5

ISBN 978-7-5486-0305-4

I. ①现… II. ①齐… III. ①汉语—虚词—对外汉语
教学—教学研究—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H195.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31216 号

现代汉语虚词研究与对外汉语教学(第四辑)



主 编—— 齐沪扬

责任编辑—— 李晓梅

特约编辑—— 朱 莉

封面设计—— 魏 来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照 排——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刷 刷——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20 1/16

印 张—— 20.75

字 数—— 36 万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6-0305-4/H·24

定 价—— 39.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目 录

现代汉语语气词特点的再认识	王 珏 / 1
语法化视角下的双音节副连兼类词	丁 健 / 17
虚词语义标记功能羡余与羡余度等级	邵洪亮 / 29
虚词“给”的同一性及其分布状况	颜力涛 柳英绿 / 41
从凸显看“了”的语法意义问题	卢英顺 / 51
认知、表达与副词“还”的语义分化	徐 峰 / 60
现代汉语书面语中连词“而”的考察	李 琳 / 75
“和”“或”连用及其规范	郭曙纶 郭建平 曹晓玉 / 95
汉语“很”、“太”的句法语义比较分析	管志斌 / 104
也说“老”	彭兰玉 唐 艳 / 115
条件式衔接连贯标记语“反正”	柏 阳 吴 颖 / 121
口语里表示语气的“也”	张宝胜 / 130
论“罢了”的语气意义的形成	刘 顺 / 138
“似的”结构	朱俊阳 / 149
从评价到语气	
——兼论“吧”的意义	高增霞 / 160
语法化现象在不同层面中的句法表现	张谊生 / 169
“至今”、“于今”的词汇化	
——兼论介宾式双音词词汇化的动因	陈昌来 陈全静 / 184

“不好+V”的语法化与主观性	黄健泰 / 199
“多的是”词汇化及其形成机制与动因探讨	
——兼论“多的是”的语义扩展及其动因	吴怀成 / 206
构词成分对区别词功能游移的制约	张素玲 / 215
人称代词“人家”的劝解场景与移情功能	
——基于三部电视剧台词的话语分析	张旺熹 韩超 / 222
汉语动结式的整合度高低及唯补成分的典型特征	石慧敏 / 233
小句补语句整合方式初探	蒋静 / 245
现代汉语“看上去”与“看起来”的用法比较	任海波 / 256
外国学生习得时间介词的中介语考察	周文华 / 264
元话语标记“依X看”与“在X看来”	胡清国 / 277
《商务汉语800句》编写原则	刘慧清 齐沪扬 / 288
情态动词与反问句关联的理据	胡德明 / 296
表达情态的“X定”	范伟 / 306
“一锅饭吃十个人”合法性的认知语义解释	
——“受事+V+施事”格式供用句的可逆分析	鹿荣 / 315

现代汉语语气词特点的再认识

王 珏

一、引言

语气词是“华文所独”(马建忠,1983:323)的词类,语气词研究“牵动语法的全部”(赵元任,1926)。但“语气词的意义比较空灵,使用又多依赖于语用因素,在句法结构上并没有明确的形式依据,在研究中很难把握其所表语气的实质,而且,有关语气词的研究方法也较难有实质性的改进和突破”(张谊生,2002:266),至今“对那些典型语气词的作用还是见仁见智,仍然没能取得相对一致的认识”(张谊生,2002:266),甚至连现代汉语语气词的范围都未能得出一致意见。据笔者统计,学界所提现代汉语语气词一共有92个之多(包括63个单音节语气词,29个多音节语气词)!如果认为这92个实在太多或者还不足,都需要足够服众的理由,其中最重要的理由莫过于对现代汉语语气词自身特点的认识。只有对现代汉语语气词自身的特点了然于胸,才可能进一步选择语气词的界定标准和合适的鉴别方法,并最终确定其范围。^①下面将首先回顾学界对现代汉语

^① 确定现代汉语语气词范围的困难,学界有过不少讨论,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七个方面。(一)是否将上升尾音和下降尾音算作语气词。如赵元任(1926)将它们视为两个独立的语气词,其他学者则均不如此认为。(二)是否包括现在常用的古代汉语语气词,如“而已”,以及流行较广的方言语气词,如“煞”(赵元任1979)、“哈”(周一民1998;尹世超1999)等。(三)是否包括句中语气词。马建忠(1898)所说语气词包括句末和句中分布的语气词;黎锦熙(1924)所说语气词仅指句末语气词;方梅(1994)、张伯江与方梅(1996)将句中语气词视为主位标记;徐烈炯与刘丹青(2007)将句中语气词(尤其是话题后语气词)视为话题“提顿词”,无疑等于将句中语气词从语气词中分离出来;更多学者则默认句末语气词、句中语气词是语气词里关系密切、功能有异的两个小类。(四)对形式相同或相近且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语气词的分合不同。如赵元任(1979)和朱德熙(1982)分出了“吧₁”和“吧₂”,朱德熙(1982)还分出“呢₁”、“呢₂”和“呢₃”,而其他学者多分别合为两个。(五)对合音语气词与语气词合音形式的认识和处理不一致。如“啦、呗、噯、哪”是两个语气词的特殊连用形式,还是一个独立的语气词,还是分别为“了、吧、呢”的变体形式。(六)语气词及其语音变体、文字变体的处理问题。如“哟、呦、唷、咂、耶”、“啦、嘞、咧、咯”、“么、嚯、末、吗、嘛”、“呕、欧、口欧、哦、噢”等应该各自处理为一个语气词,还是多个语气词。(七)对介于语气词与其他词类之间的词语的认同不一。主要涉及与动词、副词、叹词、结构助词、比况助词、时体助词、连词、方位词(后置介词)以及个别固定短语(如“的话、的时候”)。

语气词特点的已有认识,然后提出我们的意见。

二、语气词特点研究回顾

对现代汉语语气词特点的研究,早在20世纪20年代黎锦熙和赵元任两位大师就已经披荆斩棘、建立了筚路蓝缕之功。黎锦熙(1924:306-307)第一次指出语气词具有三个特点:分布上“只用于句子的末尾”;功能上“表示全句的语气”;结构上与文句“无重大的关系”,“与国语的内容和构造都不相干”。赵元任(1926:133-176)指出现代汉语语气词语音上具有超音系性,语流中语气词的音质、音高、音长会因表达语气不同而有所不同,组合上“语助词跟语助词碰在一块儿有四种可能的结果”。

20世纪40—60年代对语气词特点进行研究的只有吕叔湘一人。他(1942)指出现代汉语语气词具有三个特点:具有标音性质,语音(包括音变)与字形之间存在种种复杂关系;“一个语气词可以用来表不同的语气……同一个语气可用几个语气词”;“有时可以不用,尤其是在直陈语气”。(吕叔湘,1982:256)而后,他(1956)进一步指出,语气词跟其他助词的不同之处在于“语气助词黏着于句子,这句话不论带不带语气助词都是自由的。这是语气助词跟别的助词不同之处,因此常常被划出来单独成为一类词。”(吕叔湘,1999:514)

70年代,赵元任(1979:354-356)进一步指出语气词具有以下四个特点:(一)“是黏着的,语音上附着于前边一个音节,语法上附着于前边一个短语或句子。”(二)“有的助词只用于短语之后……有的只用于句子之后……有的两处都可以用……”(三)“两个或三个助词相继出现的时候,第一个助词跟前边的短语或句子造成一个结构,第二个助词又跟这个结构造成更大一点儿的结构。”(四)“连用两个助词,如果第二个助词是元音起头,两个助词就变成一个音节,虽然各自的功能不变。”张静(1979:134)指出语气词具有如下两个特点:一是“功能意义:不能做句子成分,也不表示成分和成分、分句和分句之间的关系,只表示句子的疑问、祈使、感叹、陈述等语气”。二是“句法结合形式:不跟任何词结合,只是放在句子末尾,有时也放在句中停顿的地方”。

80年代研究语气词特点的学者主要有胡明扬、房玉清、朱德熙、刘玉华等、丁恒顺、李兴亚和屈承熹等。胡明扬(1981)首先指出语气词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功能上表示表态语气,即表示说话人“对自己说话内容的态度”;二是连用有固

定顺序。同年,房玉清(1981)将包括语气词在内的助词的特点归纳为五个:(一)语音上绝大多数都念轻声;(二)结构上必须黏附在词、短语或句子上;(三)词义已经虚化;(四)是一种封闭性的词类;(五)有的可以省略不用。朱德熙(1982:207-208)指出语气词具有五个特点:(一)“语气词是后置词。”(二)“永远读轻声。”(三)“出现在主谓结构后头的语气词,多半是附加在谓语上头的。……只有在某些类型的句子里,语气词才是加在整个主谓结构上头的。”(四)“几个语气词接连出现,彼此在结构上没有直接联系”,而且顺序固定,“当中可以有缺位,但次序不能颠倒。”(五)“如果后一个是元音开头的,两个语气词就连读成一个音节。”“尽管合成一个音节,结构上仍旧没有直接的关系。”刘月华等(1983:249)归纳出语气词的四个特点:(一)一般位于句末(包括分句);(二)两个语气词同现,会合成一个音节;(三)一般都读作轻声,句子语调主要体现在语气助词前的音节上;(四)一种语气可能有几个语气词来表示,一个语气词也可能表示几种语气,某个语气词究竟表示什么语气,往往要看其伴随的语调或一定语言环境。^①此外,丁恒顺(1984)第一次详细讨论了句末语气词的八种连用模式,李兴亚(1986)第一次讨论了句中语气词的八种分布位置,屈承熹(1986)第一次从语用理论出发认为“呢”的基本功能在于“前后关联”,“嚯”的基本功能在于“全句预设”。

20世纪90年代主要有黄国营、方梅、张伯江、胡裕树、周一民、孙汝建、张谊生、郭小武学者参与语气词特点的讨论。黄国营(1994)指出句末语气词由于处在句法结构和语用结构的不同层次上,起着不同的作用,标示不同的语义结构,从而表明句末语气词既可能属于全句,也可能只属于宾语小句,还可能是上两种情况的融合。语气词在句中可能进入的层次空间,与不同语气词的不同性质有关,也与主句句型、宾语小句句型有关。方梅(1994)与张伯江、方梅(1996)从功能句法和语用理论出发认为,句中语气词“不带语气意义,仅仅是个主位标记”,(张伯江、方梅,1996:43)“是说话人对句子信息结构心理切分的手段,并不与句法成分相干,它们只体现语篇功能,而不体现句法功能”。胡裕树(1995:296-298)指出语气词具有四个特点:(一)“附着在词或词组的后边”;(二)“表示一定的附加意义”;(三)“大都念轻声”;(四)“附着在整个句子的末了,表示语气”。周一民(1998:258-259)指出北京话语气词具有六个特点:(一)分布于句中停

^① 刘著原文的表述是三个特点,此处笔者临时分别为四。

顿处或句尾;(二)功能上表示语气,有的在表示语气的同时,还兼有表示时体、程度或完句的作用;(三)在有的句子里,去掉语气词并不会改变句子的语气;(四)没有词汇意义,但“了、呢、嘛、呗”在句子平面上,具有表意作用;(五)大多数的语音形式为轻声,轻声的音高取决于前一音节的声调……也有的句尾语气词说成拖长重音或重音。(六)最多只能两个语气词一起连用。徐烈炯、刘丹青(2007)认为句中语气词是话题标记,即提顿词。孙汝建(1999:85-89)提出句末语气词在复句里的位置有四个,即始发分句句末、终结分句句末、并列复句的几个分句句末、复句句首;语气词具有增添口气、消减口气、指明问点以及暗示预设的语用功能。张谊生(2000:279-284)强调语气词具有三个特点:(一)意义比较空灵,使用又多依赖于语用因素,因此常常在口语中大量使用。(二)句中语气词可以出现在不同的句子成分之间、句法成分之间以及句法成分内部。(三)功能上,句中语气词表示预示停顿和口气,其出现要受到结构、节奏、语用、语体的制约。最后,郭小武(2000)又指出语气词具有强弱两套发音系统,用来表达强弱语气。

21世纪以来,主要有郭锐、齐沪扬、屈承熹、徐晶凝、史冠新等学者先后对语气词特点进行过讨论。郭锐(2002:236)指出语气词的语法特点有:(一)置于句尾;(二)有些语气词可置于句中停顿前;(三)置于另一语气词前。齐沪扬(2002:60-63)将现代汉语书面语语气词的语法特点归纳为三个:(一)后面一般有停顿,书面语里都可以有明显的标志。(二)可以连用。(三)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书面语里体现为同一个语气词会有不同的字形;实际语流中句末“啊”的连音或同化,句末两个语气词连用而产生合音。屈承熹(2006, 2008)从关联理论、篇章标记理论出发指出语气词系统具有句法语义、情态和篇章功能的全部或部分。徐晶凝(2008:133)从话语情态角度提出语气词具有三个特点:(一)语法上不是语法结构必需的成分;(二)语义不影响语法表达式的内容(命题);(三)情态上是必需成分,会直接影响到语句的效力。史冠新(2008)指出,语气词的功能是附着在一个语言片断末尾,形成一个动态表达单位。^①

此外,学者们还从就语气词的韵律特点做过不少研究(详见张彦 2008),境外学者从形式语法学视角提出语气词具有标句词功能。^②

① 此说来自赵元任(1979:41):“句子是最大的语法分析上重要的语言单位。”

② 主要参见石定栩(2009)和邓思颖(2010)等。

三、对学界所论语气词特点的归纳与分析

现在可以将学界所论语气词特点归纳为如下表所列的 46 条,并按照“数量”、“语音”、“分布”和“功能”四个方面排列。^①

表 1 学界所提语气词特点归纳表

	具体特点	黎	赵	吕	张 ¹	胡 ¹	房	朱	刘	丁	李	屈	黄	方	胡 ²	徐 ¹	周	郭 ¹	孙	张 ²	齐	郭 ²	徐 ²
数量 (1)	封闭性		+																				
	轻声	+																					
语音 (7)	强弱两套发音																	+					
	超音系	+																					
	音变	+																					
	形变	+																					
	韵律变化	+																					
	可重读、延长																	+					
	黏着	+																					
分布 (19)	后置							+															
	停顿前																				+		
	不跟词结合				+																		
	另一语气词前																					+	
	句末	+																					
	分句末								+														

① 在技术上处理如下:多位学者提出同一特点者,只列出第一位;表述文字不同而意思相同者,恕不重收;为便于列表,具体文字略作删改,在保持原意的原则下尽量从简;学者大名一律使用简称,依次对照如后(以论著发表年代先后为序):黎——黎锦熙(1924)、赵——赵元任(1926, 1979)、吕——吕叔湘(1941, 1962, 1979)、张¹——张静(1979)、胡¹——胡明扬(1981)、房——房玉清(1981)、朱——朱德熙(1982)、刘——刘月华等(1983)、丁——丁恒顺(1984)、李——李兴亚(1986)、屈——屈承熹(1986, 2006, 2008)、黄——黄国营(1994)、方——方梅(1994)、胡²——胡裕树(1995)、徐¹——徐烈炯、刘丹青(1998, 2007)、周——周一民(1998)、郭¹——郭小武(2000)、孙——孙汝建(1999)、张¹——张谊生(2000)、齐——齐沪扬(2002)、郭²——郭锐(2004)、徐²——徐晶凝(2008)。

(续表)

	具体特点	黎	赵	吕	张 ¹	胡 ¹	房	朱	刘	丁	李	屈	黄	方	胡 ²	徐 ¹	周	郭 ¹	孙	张 ²	齐	郭 ²	徐 ²
分布 (19)	句中			+																			
	句中停顿处				+																		
	句子成分间、句 法成分间或内																			+			
	始发句、终结句、 并列句、复句句首																		+				
	隐现			+																			
	连用		+																				
	层次性		+																				
	顺序固定		+																				
	模式多样		+																				
	功能不变		+																				
功能 (20)	无结构关系							+															
	零声母者与其前 语气词或其后一 语素合音								+														
	不做句子成分, 不表句成分和分 句关系				+																		
	与国语的内容和 构造都不相干	+																					
	不影响句法结构 成立																						+
	全句语气	+																					
	与语气不一一 对应			+																			
	语法意义						+																
	与命题无关	+																					
	表态语气					+																	

(续表)

	具体特点	黎	赵	吕	张 ¹	胡 ¹	房	朱	刘	丁	李	屈	黄	方	胡 ²	徐 ¹	周	郭 ¹	孙	张 ²	齐	郭 ²	徐 ²
功能 (20)	兼表时体、程度、完句															+							
	增减口气、暗示预设																	+					
	话语情态																						+
	主位标记													+									
	话题标记																						
	附加意义														+								
	减弱语气																+						
	层次与句法、语用结构有关												+										
	句法语义、情态和篇章功能之全部或部分											+											
	口语色彩																			+			
	标句词																						

由上可知,学界对现代汉语语气词特点的研究存在以下突出特色。

第一,不同时代的学者分别为现代汉语语气词特点的认识作出了大小不等的贡献,主要集中于两个时期:20 世纪 20—40 年代和 70 年代以来。就所提语气词特点的数量而言,后期显然多于前期。

第二,理论视角多种多样。前期是传统语法学视角,20 世纪 70 到 90 年代是结构语言学,90 年代以来主要是功能语言学和形式语言学视角。

第三,从语气词不同侧面观察其特点,诸如数量、语音、词义、分布、语用等侧面都受到了关注。

第四,由于理论视角不同、观察侧面各异,不同学者所提语气词特点之间相去甚远,互补多而重叠少。例如,同在结构主义语言学框架内研究语气词特点,齐沪扬(2002)关注后有停顿、连用和音形变异,郭锐(2004)关注置于分布于句尾、句中停顿前、另一语气词前,史冠新(2008)强调“X+语气词”是否最大或能否被更大结构所包容。同在功能语言学视角下研究语气词特点,屈承

熹(1986, 2006, 2008)关注语气词的句法—语义、情态和篇章连贯功能系统, 方梅(1994)、张伯江与方梅(1996)关注其主位标记功能, 徐晶凝(2008)关注其话语情态功能。

关注侧面不同与理论视角不同两相结合的结果, 竟致语气词特点总数多达46条之多! 这不禁令人疑窦顿生: 现代汉语语气词真有这么多种特点吗?

四、重新认识现代汉语语气词的特点

4.1 现代汉语语气词特点研究的四原则

鉴于学界所提语气词特点过多的现状, 笔者以为, 研究现代汉语语气词的特点, 必须注意以下四个原则:

(一) 全面原则。有的学者仅根据几个语气词(经常是基本或常见语气词)就贸然提出语气词的所谓特点, 往往难免以偏概全, 只见树木, 不见森林的毛病。所以在研究语气词的特点时, 应该尽可能全面地考察现代汉语所有语气词、至少也应该考察大部分语气词之后, 才能提出符合事实真相的、对语气词这个词类“内部具有普遍性”的特点。

(二) 比较原则。“现代汉语语气词”这个词组里包含着三个概念或其组合: 一是“现代汉语”这个概念, 至少与“古代汉语”相对立; 二是“汉语”这个概念, 与“外语”和“方言”相对立; 三是“语气词”与其他词类相对立。因此, 要想较为准确地认识现代汉语语气词, 就应该注意做到以下三个方面的比较: 比较语气词与其他词类、尤其是相邻词类(如叹词、助词、语气副词等), 才有可能得出“对外具有排他性”(姑且如此表述)的语气词特点; 比较现代汉语语气词与古代汉语、近代汉语语气词, 才有可能得出现代汉语语气词而不是古代或近代汉语语气词的特点; 比较汉语普通话语气词与方言语气词、汉语语气词与外语语气词, 才有可能得出汉语语气词的特点。

(三) 静态和动态相结合的原则。从静态角度看, 语气词包括语音、文字、词汇、语法、语义或功能等方面; 从动态角度看, 语气词的音质、韵律可以随着表达功能的不同而变化, 也可以在连用中与其他音节相互影响而变化, 语气词可以与语气词连用, 也可以与其他词类或句式同现, 还可以随语境变化而自由或有条件地隐现。研究语气词特点时, 应该充分考虑这两个方面, 将两者结合起来。

(四) 原型原则。原型范畴理论告诉我们, 语气词与其他虚词范畴——主要

是叹词、结构助词、体态助词——之间存在程度不等的模糊地带；语气词范畴内部成员中，有的处于该范畴的核心地位而具有典型性，有的不处于核心地位或处于边缘地位而具有非典型性或具有边缘性。唯有明乎此，才能辩证地理解并灵活地运用传统语言学所坚决秉持、功能语言学所极力批评的“对内具有普遍性，对外具有排他性”原则。也就是说，语气词与相关虚词之间既存在着能够相互区别开来的某些特点，也存在着某些共有特点。如“在句末连用”应该视为语气词所有而其他助词所无的特点之一；“绝对轻声”（在词汇和语流里都是轻声）应该视为结构助词、体态词、单音节方位词和语气词共有的特点之一，它可以将语气词区别于介词、连词（它们是语流轻声，而非词汇轻声），也可以区别于叹词（它可以视为词汇轻声而非语流轻声）。

我们相信唯有认真坚持上述原则，才有可能得出符合客观事实的、足以使现代汉语语气词区别于其他词类的特点，又不至于造成特点过于繁多杂乱的窘境。下面，在广泛吸收学界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结合笔者一孔之见，对论者所提语气词 46 个特点分别予以辨析、说明，希望最终能筛选出符合现代汉语语气词实际面貌的特点。

4.2 重新认识现代汉语语气词的特点

4.2.1 数量特点：封闭性。语气词数量虽暂时不能确定，但总数少于介词而多于助词则是基本可以肯定的。^① 现代汉语各种虚词和代词、方位词、助动词、数词等也具有封闭性。可见封闭性不是现代汉语语气词独有特点，可以记为 [+封闭性_{非独有}]。

4.2.2 语音特点：轻声；超音系性；强弱两套发音；语流合音；韵律变化。语气词在语流里发生韵律变化是偶见现象，姑且忽略不论。其余特点可以用超音系性来概括，即轻声、强弱两套发音、语流合音均可视为超音系性的具体表现。

（一）轻声

无论相对于古代汉语语气词的非轻声（王珏，2011a），还是相对于方言语气词的声调参差不一的格局（王珏，2011b），现代汉语普通话单音节语气词都是“功能性词汇轻声”（劲松，2002）或轻读，多音节语气词是全轻声、半轻声或非轻声（如下表所列）。

^① 据金昌吉《汉语介词和介词短语》（1996），现代汉语介词接近一百三十个，真正典型而比较常用且没有争议的不到一百个；据张谊生（2000：197）现代汉语助词绝对数量有四十几个。

表2 现代汉语语气词的声调表

声调类别		例 词
单音节语气词	轻声	的、了、来、呢、吧、吗、么、嘛、啊、哦、呃
	轻读	不、看、没
多音节语气词	全轻声	罢了、不是吗、不是、的时候儿、就是了、就是、是吧、似的、着呢
	半轻声	便了、便是、的话、得了、好了、算了、来着
	非轻声	不成、不行、不可、而已、没有、也罢、也好

可见语气词内部成员的轻声局面参差不齐,单音节语气词几乎都是轻声,多音节语气词或是全轻声、半轻声或非轻声。其次,就外部而言,结构助词、体态助词、叹词等也是轻声。因此轻声既不是语气词的独有特点,可以记作[+轻声_{非独有}]。^①

(二) 语流合音

广义的语流合音包括语气词自相连用中,零母语气词与其前面的语气词或其最后一个音节合为一个新音节,如“[了+啊]→啦”、“着[呢+啊]→哪”,也包括零母语气词在语流里与其前面的非语气词的末音节合为一个新的音节,如“袖[子+啊]→袖 za”。狭义的语流合音仅指前一种情况。鉴于现代汉语其他词类都不会发生此类语流合音,该特点可视为现代汉语语气词的独有特点,并由此极大地影响了现代汉语语气词系统的面貌。^② 但仅有两个语气词具有该特点,因此可以忽略不计。

(三) 两套发音系统

郭小武(2000)详细列出了如下7个语气词的强弱两套发音:

语气助词	呃—啊:e-a	噯—吧:bo-ba	呗—嘛:bei-bai
	嗨—哈:he-ha	嘞—嘿:lei-hai	喽—啐:lou-lao
	噻—吗:me-ma		

图1 郭小武所列语气词强弱两套发音系统

但上述7对语气词里的5对(“噯—吧”、“呗—嘛”、“嘞—嘿”、“喽—啐”、

① 由于汉语轻声可能最早出现于唐宋之际,可以认为古汉语语气词不是轻声。现代汉语方言的语气词或全是轻声、或全非轻声、或轻声与非轻声都有。现代汉语虚词里的结构助词、体态助词和方位词等也是轻声。可知,轻声不是语气词的独有特点,即便是绝对轻声也不能作为语气词的独有特点。

② 现代汉语语气词系统里的“嗒、啦、哪、呗、噯、嘛”等所谓“合音语气词”都是由此而形成的。

“嘤—吗”)里的后者(即所谓“强势”)实际都属于语气词连用形成的语流合音,它们作为独立语气词的资格是有问题的,更遑论其固有有两套发音系统了。在笔者看来,真正拥有两套发音系统的仅限于“哦—呕”(包括变体“哟—呦”)、“欸—哎”两个。^① 因此,所谓两套发音系统云云,对单音节语气词内部不具有普遍性,对外也不具有排他性(郭文认为叹词、象声词也具有两套发音系统),因此可忽略不计。

4.2.3 句子层面的分布特点:黏着性;只出现于句子层面,后附于带调小句之上或之内作句子成分,其后紧跟长短不等的停顿;不能重叠;不出现在短语层面;在句末可以有序连用,最多可以连用三个。

(一) 黏着性

语气词具有黏着性,以此区别于叹词、拟声词、语气副词、助动词等,但与介词、连词、结构助词、体态助词、方位词相同。因此,该特点不为语气词所独有,而且可以包括在下一条特点中,可以忽略不计。

(二) 只出现于句子层面,后附于带调小句之上或之内作句子成分,其后紧跟长短不等的停顿

语气词只能后附于小句或其语篇成分(话题或主位、焦点、列举成分等)且紧跟句末或句中停顿,充当句子语气或标记成分,使所附言语单位及其成分(或其局部)成为动态的运用单位——使小句成为句子或分句,^②使小句成分或其局部成为话题(主位)、焦点或列举等语篇成分。^③ 如:

- (1) 你答应+吗?(句子)
- (2) 你答应呢,我当然高兴咯。(分句)
- (3) 我知道你会答应的。(小句)
- (4) 你呀,就是太客气。(主位/话题)
- (5) 连领导啊都不知道这秘密,就更不用说我了。(焦点)
- (6) 篮子装得满满的,白菜啦,萝卜啦,菜花啦,样样都有。(列举)

该特点为语气词所独有,并且包括有黏着性特点,可记为[+后附句子及其

① 虽然《现代汉语词典》(增订本)不承认其语气词单位,但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却不得不承认它们具有两套发音系统。首先,众多学者(包括熟悉北京话的赵元任、周一民等)都部分或全部承认它们的语气词地位。其次,有利于合理解释合音语气词和语气词的合音形式,还可以进一步解释整个现代汉语语气词语流合音系统。

② 此处“小句”的概念,借自邢福义和邓思颖。邢福义(1996)认为小句包含由语调体现的语气,邓思颖(2010)认为,语调是现代汉语小句的标句符,词语加上语调就成为小句。

③ 主要参见赵元任(1979)、朱德熙(1982)、方梅(1994)、张伯江、方梅(1999)、张谊生(2000)、齐沪扬(2002)、徐烈炯、刘丹青(2005)。

语篇成分且紧跟停顿^{独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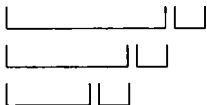
(三) 在句末可以有序连用,最多可以连用三个

相对于古代汉语和方言语气词连用而言(王珏,2011a/2011b),现代汉语语气词在句末连用时严格遵循“的>了>呢>吧/吗>啊”顺序,最多可以连用三个,且相互之间没有直接的结构关系,而是处于不同层次,即位于右端者层次高于左端。名词、处所词、时间词、动词、形容词、副词、语气副词、助动词等虽然也都能连用,但连用方向及层次相反:左向连用,且位于左侧者层次高于右侧。^①以助动词与语气词连用为例对比如下:

(7) 他可能会愿意读书——左向连用且位于左侧者层次高于右侧



(8) 我这是怎么的了呢?——右向连用且位于右侧者层次高于左侧



该特点有别于其他词类,可视为语气词的独有特点,记为[+右向递层连用^{独有}]

(四) 不能重叠

语气词不能重叠,以此区别于动词、性质形容词、部分名词、量词、拟声词,但与介词、连词、结构助词、体态助词、方位词、叹词相同。可见,无论就整个词类系统而言,还是就虚词内部来说,该特点都不为语气词所独有,记作[+不能重叠^{非独有}]

(五) 不分布于短语层面

语气词不能参与句法结构,不能充当句法成分(主语、补语等),不表示句法成分之间的关系(列举结构暂不考虑),一般不影响句法结构合乎语法或成立与否,^②并以此区别于实词、介词、连词、结构助词和体态词。但标记话题的介词、衔接句子的连词、语气副词、助动词和叹词等,也不分布于短语层面。因此该特点不为语气词所独有,而且已经包括在前述[+后附句子及其语篇成分]的特点

① 形容词连用参见马庆株(1995),助动词连用参见马庆株(1988),其他词类连用参见陆俭明(1994)。

② 徐晶凝(2008:133)认为“吗”对于句子的语法结构有影响,石定栩(2009)指出“了₂”对句子的命题有影响,邓思颖(2010)指出“呢”不是语气词,主要作用是“提请对方特别注意自己说话内容的某一点”,有“你不知道吧,让我告诉你”的意味(左思民 2009),应该是焦点(focus)的一种最基本的功能。